

新民晚报



人和人不一样。有人喜欢将来,我喜欢过去。生在了上海,这个没有很多过去的地方,我一直感觉陌生。曾想过自己血脉的来处,爷爷的舟山,还有外公的香山,终因极少或全无记忆而不再想下去。

好在上海在成为上海之前,还是有甚好的过去的。那就是松江,又名“华亭”、“云间”、“五茸”和“谷水”。有个极好的典故:莼鲈之思。莼不只松江有,鲈呢?是以松江这地名命名的,而且是唯一一条以地名命名的鱼。松江,该又名“鲈乡”了。

鲈乡是我外婆的家乡和生地。记得获知的那一刻,一种与过去相见的欣喜,难以言说。

前年,我有幸在这儿创办了华亭文社。我的来自各地的许多文友,都喜欢过去,都有莼鲈之思。感谢他们,不顾舟车劳顿,都把心一一交来了。

去年暮春,老母身体欠安,陪她住在了这儿。阳光、空气和水,都比城中好。她也慢慢精神了。毕竟九十多岁了,也就多住了时日。住到了开春。

离开了城中,人烟也是淡淡的。才发现自己也是余生之年,无多少必要,在城里奔走,和他人较量了。

水木云泥之间,一下子释然、安然了。所剩的也就和自己周旋。淡淡的光里,听到了自我的干扰,还有自我的宽慰。很庆幸自己会写诗,也就诗,能包涵纷繁不定的心思。这些心思,差不多一年四季里,被时不时的记下来了。后来一数,竟有了百多首。

华亭湖边宜居。宜人的时光也充足。去年初夏吧,想写文章了。想把自我的干扰和宽释写出来。怎么写呢?那些诗突然闪耀了起来。也就顿悟了,追着那些诗的行迹,一篇一篇地写起来。写到昨天,总共49篇。

今夜写序,以此结束。记得写第一篇是在雨夜,今天是中秋,竟也是雨夜。

喜欢读《小山词》。晏几道,号“小山”,缠绵悱恻之人。去年岁末读了他的词,写了几句,不想还预支了今夜

落花人契紫丝栏

陈鹏举

小山心事到头难,燕子双飞顶刻欢。终古彩云千阙暖,当时明月一身寒。鬼神莫泣龙文字,风雨犹闻凤吹弹。泽畔半间松竹屋,落花人契紫丝栏。

小山写他那首有名的词,是不是真有燕子、彩云和明月呢?还真不清楚。伟大或委婉的心思,看来注定会惊风雨、泣鬼神的。亲爱的读者,你可知道?今夜,我在华亭湖边的,自以为有松花竹影般清简的小屋,写着有关鲈乡的笔记。秋雨里的落花,无上清凉。案前八行笺上的红丝栏,有了年份,渐渐蜕成紫色。小山一般的心事,还是难以下笔、难以成文。心事,到语言,再到文字,中间的路究竟有多长?我真不知道。

曾有好几个斋名。如:黄喙无恙草堂、凤历堂、龙前虎后斋、蓑笠之舍、万意楼头、古椿书屋。写完了这本《鲈乡笔记》,又想到了一个:樗斋。樗是无用之木,无用的好处,就是没人在意,好端端地活在那里了,哪怕是八千春。我以它作斋名,不是虚心,是心虚。是还无用本相,自然也窃喜能好好活下去。

欣喜黄永玉先生给题了樗斋,落款是:“丙申中秋”。欣喜未已,秀才人情纸一张,写了两绝句奉谢:

约赏京华十八鳞,到今俱是烂柯人。多情题寄樗斋额,契阔烟尘又数春。

累年两处过中秋,永夜冰轮不似钩。梦载五竿舟一叶,无愁河上满新愁。

曾经相约去万荷堂观鱼,观看身子两侧各有九片大鳞一连排去的奇异的鱼,有个出彩的名字“十八鳞”的鱼。转眼里,这约已是陈年往事,你老和我都像烂柯山的观棋人了。喜出望外,收到了千里递来的奕奕手泽。山高海阔的离别,屈指算来又有好几年了。

不免要落款中秋。这么多年,都是隔着千里过的中秋。天心的中秋月,是圆的。见与不见,也是圆的吧?你老的无愁河里,有我这一叶扁舟吗?载着潇湘雨,沱江月,还有载不动的春秋和哀愁。说是写序,不知怎的写成了这样。

(本文为夜光杯专栏《鲈乡笔记》结集出版的自序,标题为编者所加。)

缤纷

苏剑秋

海面上船帆光影摇曳,游轮码头彩旗飘飘,人流寻找着各自要去的景点,那种平谈安逸的气氛的确使你思绪万千。坊间传闻,自古以来,西贡就是向朝廷进贡的一个港湾。在这里休闲观光的访客和当地人和谐相处。

坐上由当地人驾驶的机木船,乘风破浪出海寻游。不多时便来到了香港世界国家地质公园,面对一亿三千万年的那场火山

爆发后的遗迹,震撼和感念交差心情一齐迸发。一根根一排排擎天四方石柱,毫无规则地排列在岸边滩涂,似乎在叙说着远古的故事,沧桑印迹划痕表露着地壳运动的反复无常,而今成为了不可多得的自然遗产。感佩之余,又来到了桥嘴洲的连岛沙洲,这里也是古迹。每当大潮退去,便有一条连岛小岛的岩石小路在海中裸露。人们在退潮的短暂间

隙上岛进香拜佛。我站在里岛高处远望,正午时分,大潮如期而至,不多时,那条小路已淹没在浩瀚的大海中了,除了小岛塔影,留在上面的零星人影,海天一色。不用着急,路过的船艇会接他们回来的。

回岸的船上,偶遇在香港科技大学作交换生的一位女学生,带着内地父母在西贡游览。对孩子的孝心和父母的辛劳,几乎一并融化在这山清水秀的湛蓝的天空中。上岸道别,我却在另一种情调中触摸到有一种爱叫亲情。

红军早期曾有一门山炮,它绝非摆设,而是跟随红军南征北战,屡立战功,红军是怎么得到的呢?它与红军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?

1930年夏,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湘军兵力薄弱,突袭长沙成功,这也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打下的唯一一座省城。进城后,红军特务连的“红小鬼”吴嘉德跟着大部队刚冲进城不远,就被丢在路边的一门大炮吸引住了。他不知道这具体是什么,便问旁边的俘虏兵,得知这是一门德国造山炮。吴嘉德心想:红军现在最缺的就是好武器,要是用这样的大炮去打白匪军,那该多带劲儿啊。可是炮太大,一个人拉不走。吴嘉德就问俘虏:“炮身上什么最重要?”“炮栓和瞄准镜最重要。”俘虏说。

原来,他就是这门炮的炮手。吴嘉德就让他把炮栓和瞄准镜卸下来,自己则从腰上解下一块花布包袱,把炮栓和瞄准镜包起来背在身上。临走,他又猛然想起,俘虏是炮手,技术内行,红军要成立炮兵连一定用得着。于是,他把俘虏也一起带回连部。

一周后,红军撤出长沙城,把山炮也拉出来一门。吴嘉德听说后,更是把自己的花包袱当宝贝,行军背着,睡觉抱着,一刻也不离身。一天晚上,他正点着洋锅,用鸡油擦炮栓,连长突然派人叫他过去。吴嘉德走进连部,看见那个俘虏也坐在那里。连长劈头就说:“吴嘉德同志,军团成立炮兵连,要你的宝贝花包袱,还命令连里把你这背包袱的人也一起送去。”

崇明岛上荷博园

夏城

崇明岛上绿华镇,有个荷花博物馆,占地面积达560余亩,品种包括:观赏莲、香莲、菜莲等多达350余个。还有来自太空培育的“太空莲”,以及辽宁移栽过来的“古代莲”等珍稀品种。盛夏的一天,我避开热浪来到这里赏荷。

放眼望去,荷花塘里,绿叶田田,像一把把撑开的绿伞,或漂浮于水面,或高探于碧波,仿佛层层绿浪,又似片片翠玉,把一塘碧水荡漾得清凉的、绿绿的……还有那朵朵妖娆欲滴的荷花,像高洁的仙女,袒露在明媚的阳光下,带着圣洁的微笑,亭亭玉立于荷叶之上,摇曳于缕缕清风之中,煞是诱人。

行走在园内的木栈道上,犹如漫步于荷花丛中,密密匝匝,宽宽大大的荷叶盖满了整个荷塘,翠盖红裳扑面涌来,仿佛进入一个梦幻的世界,让人感到目眩身转,清凉惬意。苞蕾欲放的荷花含情脉脉,充满期待;缤纷的荷花风姿绰约,热情绽放。四周围浓郁芬芳的清香,随着百褶裙似的涟漪,徐徐飘来,沁人心脾。三三两两的小鱼儿浮上水面,绕着莲花优哉游哉地啄着涟漪上的波光在梦呓。近距离欣赏万千荷姿,品味“浮香绕曲岸,圆影覆华池”的荷韵,顿觉神清气爽,浑身舒坦。

按照常规,莲花一般都是七叶一花,但这太空莲却是一叶一花,并具有花多、花期长、莲蓬大、结实率高、颗粒大、品质优等特点,亩产莲蓬可达6000多个。此外,这里还有台湾引进的四季开花,既可观赏又可食用,且具有较高药用价值的香睡莲等品种。莲子全身是宝。莲芯是白莲中间的绿色胚芽,有祛火清凉解毒、降血压等作用,莲藕可生吃也可熟食,有顺气、利尿、通便之功效。

除了赏荷,这里还是一座集莲子生产加工、良种繁殖、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科技博览园,游客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用莲藕烹饪的各种小吃,像新鲜莲蓬、新鲜莲藕、速冻藕片、荷叶保健茶、藕粉、藕汁和藕带等,都是别的地方少见的美食。

清风吹来荷花香,碧波含情水荡漾。走进崇明荷花博物馆,就走进了浓得化不开的绿意,走进了典雅脱俗的古诗词——步步皆是景,处处可入画,荷博物馆实在让人着迷。时下正是盛夏荷花次第绽放的季节,也是荷花博览园一年中最值得观赏的时候,久居城市山林的人们,不妨周末来此一爽,以解城中炎热的溽气。



书法 张天民

转眼间,我和魏晓伟熟识已经过了十年。眼下的魏晓伟,已经是一位业内皆知的书法篆刻家了。近些年,他在国家级专业艺术展事和赛事中屡创佳绩,同时还荣获湖北省第八、九届“屈原文艺奖”人才奖和武汉市优秀文艺家称号。由于专业出色,他如愿以偿地由一名小学教员,调入了当地艺术主管机构,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多少青年人之为之朝思暮想的所谓阶层逆袭之旅。许多年来,他由远甚于常人的辛勤汗水所浇灌出来的成功之路,已经铺设到了自己的脚下。晓伟的今天,我觉得是他生命中的必然。

以往,每年寒暑假期间,晓伟都会从武汉赶来上海看望我。几乎每一次,他都会把厚厚一叠印蜕带来,我因此能够得窥他在印章创作上的每个阶段的风貌和特点所在。我清晰地记得,从2014年起,除了印章创作,他还捎带上相当数量的书法之作让我过目,我由此留意到他注重书法一道的起因,看来,晓伟自己也开始领悟到书法创作对于刻印的百般重要。果不期然,未久,在他的印作中,便日过一日地显露出且书且刻刀笔互融的表现特质了,这一现象的发生,当然标志着他在总体创作风格上的日趋成熟。在此值得一提的,是他同样由书法而至的笔体相谐气韵如一的边款刻制,这类状况,即便是在俊彦集结的国展场合,亦属不同寻常。

2015年,是晓伟收获颇丰的一年,他的印集《印坛点将——魏晓伟卷》和《观自在·魏晓伟篆刻心经》相继出版。就在去年,他又一次凭借自己的综合创作实力,过五关闯六将地被西泠印社吸收为光荣一员。

人们就要读到的《恩亲印存》一书,是魏晓伟试图通过印章艺术形式,为自己双亲五十年婚庆所创作的一部倾心之作。不久前,晓伟将其所托相关内容寄达时,在附信上道出了刻制这部作品是为“丁酉正值父母金婚纪念”的原委,并说萌生这个举动的期想是“怀着向双亲交作业的心态和本着让家亲喜悦的初衷”,这让我读后深深受到触动。一个儿辈在自己事业初成之后,首先想到的,是用实际行动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,这的确是当今越来越多青年人的一种崇高情操。

一年以来,为了实现这个美好心愿,为了这五十方印章的适时诞生,魏晓伟从选材、措词、设计,直到动手镌刻盖出印蜕,此中日日夜夜几多操劳可想而知——在此,我分外能够感受到他那发肺腑竭力事孝的亢奋激越之态。可以说,伴随着晓伟一整个创作过程的,除了能重新唤起他的童年记忆外,看来还有作者渐渐长成的岁月留痕,而这种曾经充盈内心的艰难苦涩和无时不在的温暖幸福,恰恰皆来自父母家庭。此番,这份由人生历练所垒起的五味杂陈以至刻骨铭心之爱,则更是他决意创作这部集子的动因所在。

“百善孝为先”,这是清代学者王永彬在他的《围炉夜话》中所说的一句脍炙人口的话。按照这个传统理念,敬重父母的方式自可多种多样,但让老人省心、放心、顺心和健康快乐之孝,却始终是孩子辈们不可推卸的首要之责。我想,晓伟的这颗孝心,一定会感化许多人,尤其是他的同道和同龄人。

常言道,天下父母都一样。为亲情,他们会把委屈自己甚至牺牲自己看成是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,为孩子,他们更是一生无怨无悔,奚复何求。

如今,随着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和进一步被认识,感恩之举已日见常态,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欣喜的社会现象!愿青年人快快成长,愿魏晓伟的例子不只是个别。



百善孝为先

刘一闻

再寄晓伟

明日向你介绍人民军队的第一支“水师”。
光荣之师